

第四章 筆者自身理解障礙的分析與對策

劉宓慶為翻譯學的理解理論提出五項基本對策，即辨識指稱的精微性、消解結構的確定性、透察意義的意向性、充分發揮主體的應變功能與充分發會文本的意指功能。這五項對策的中心問題，是針對文本的理解和表達。前三項是關於意義的把握；後兩項是關於主、客體為保證解讀和表達所應發揮的功能（劉宓慶，2000：455）。接下來，筆者以上述五項對策為基礎，說明筆者翻譯《社會認同》期間，對自身理解障礙的觀察，理解與解決方式。

第一節 辨識指稱的精微性

詞語的指稱是理解文本的基礎，但其常常因文本之異而異，以本書書名 *Social Identity* 為例，identity 在此的意思是「認同」，但在商業上，identity 的意思可以解釋為「象徵」或「識別」。由此可知，處理詞語時，必須根據文體類型及上下文，才能判斷出最精確的意義。

筆者翻譯《社會認同》時，在詞語上最常面對的問題，是「名詞」與「形容詞」的譯法。如筆者於例句六提出的 spin：

（例六）

This puts a different spin upon Cohen's argument about the symbolic power of boundaries to license or accommodate within them a degree of dissensus and heterogeneity. (p.120)

根據英漢語法的差異，英語中用的名詞較多，而漢語用得動詞較多。筆者翻譯時，思緒如果受限於該字的英語詞性，試圖找出對應的名詞（如扭轉、旋轉）來表達，整個譯文會變得梗滯難讀。但問題不僅於如此，筆者如果單憑 spin 的動詞中譯解釋（如旋轉、迴轉、延伸...等）來處理原文，依舊無法譯出流暢通順的譯文。

筆者以下列例子，說明處理名詞問題時的理解障礙分析與對策：

spin – 譯為「迥異於」，轉化為動詞

原文	This puts <u>a different spin</u> upon Cohen's argument about the symbolic power of boundaries to license or accommodate within them a degree of dissensus and heterogeneity. (p.120)
分析	由於對 spin 的直覺解釋是「扭轉」或「旋轉」，以致於翻譯時，思緒不由自主地想譯出含有「扭轉」或「旋轉」的譯文。
對策	1. 利用詞類的變化，讓句型結構產生變化，以期突破原文句式格局，讓譯文通順流暢。 2. 詞類轉換時，並不能違背該詞的深層概念，必須忠於原意。而 spin 在此的意涵，是要表達與科亨論點有所不同。
譯文	這種論點迥異於科亨對界線的象徵力量之主張，即在界線裡容許或通融某種程度的歧見與異質性。

line – 譯為「那派」，改為修飾提出論點的社會學家

原文	The second place, however, is more interesting. This is the ' <u>line</u> of argument of the French sociologists of L'Annee sociologique...that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men provide the prototype for the log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ings...'
分析	這裡的 line 是修飾 argument，但筆者無法從英漢辭典找到適用於此的漢語解釋。翻成「路線」或「方針」都不甚滿意。
對策	突破該字的表面意義，不拘泥於英語語法。

譯文	然而第二點就更有趣了。這是「法國社會學年刊那派社會學家的論點..認為人的社會關係為事物間的邏輯關係提供了一套標準...」
----	--

Infinite array –譯為「數不盡算不完的」，轉化為形容詞

原文	...it is in the nature of stereotypes to emphasize a small number of putativ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stereotyped rather than their <u>infinite array</u> of differences. (p.123)
分析	array 有列陣、一大批、一長排、一大群的意思，而 infinite 有無窮盡。但將其譯為「無窮盡的列陣」並不會讓讀者更了解原文之意。
對策	這裡的 infinite array 與前面的 a small number 相呼應，因此翻譯時，著重於表達這兩者的強烈對比。
譯文	...刻板印象本來就把重點放在這些陳規中一小部分的假想類同，而非那些 <u>數不盡算不完的</u> 差異上。

Biography – 譯為「在一個人的生命裡」

原文	The ins and outs of <u>biography</u> conspire to ensure that who I am and what I am are not easily disentangled. (p.142)
分析	biography 讓筆者直覺聯想成傳記或生平，再加上 ins and outs 的干擾（因不解其義），譯文一度譯成：「傳記文學詳載...」
對策	前後文並未談到任何關於「傳記」的事，翻成「傳記」不合文意。再者 in 的名詞有「影響力」的意思，根據上下文，應是跟認同化的內外辯證有關。
譯文	<u>在一個人的生命裡</u> ，這兩種來自內外的影響力，會一同確保「我是誰」與「我的成就」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

除了名詞之外，類似問題亦出現在形容詞的翻譯上。英語常有一詞多義的現象，當筆者遇到自己不常使用的形容詞時，如果缺乏對該詞的語感，往往很難判斷該選哪一種中文解釋最恰當。例如，axiomatic 這個字在《社會認同》常出現，根據《21 世紀雙向辭典》對該字的解釋是：1. 公理的、自明的；2. 格言的、照

公理的。但處理下列幾句含 axiomatic 的文句時，字典的解釋並非完全適用，以下是筆者之分析與對策：

axiomatic – 譯為公理，將詞性轉為名詞

原文	...Berger and Luckmann are clear that the very existence of the institution, as <u>an axiomatic part</u> of the social world – ‘the way things are’ – is the primary form of the social control. (p.128)
分析	As an axiomatic part of social world 可以直譯為「是社會世界的公理部分」，但加上前面的主詞，整句讀起來並不道地。
對策	不拘泥於英語語法。
譯文	...柏格與拉克曼明白，制度在社會世界意謂著 <u>公理</u> （也就是「事情本如是」），其存在是社會控制的初級形式。

axiomatic – 譯為「理直氣壯」，表達具體情緒

原文	To identify oneself or one’s people in a particular way, is to assume as legitimate, if not as <u>axiomatic</u> , the arbitrariness of one’s way of life and social relationship.
分析	字典的解釋用在這邊，如譯為：界定人的方式就算不是「照公理的」，乍看之下似乎可行，但其實並未把作者之意表達出來。
對策	不拘泥於辭典的解釋，以漢語習慣來表達。
譯文	用特定的方式來認定自己或身邊的人，就算說不上 <u>理直氣壯</u> ，大家也都認為能武斷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與社會關係是合理的。

axiomatic – 參考其他專有名詞之譯法

原文	This is we may call ‘ <u>axiomatic legitimation</u> ’ (p.129)
分析	這裡是作者用引號括起來的專有名詞，因此要先查出其中文譯詞，但筆者並未找到。

對策	筆者發現，axiomatic 在學術領域上，常譯為「公理的」。如，公理系統(axiomatic system)、公理演繹證明(axiomatic deductive demonstration)，因此筆者以「公理的」來翻譯。
譯文	我們可能稱之為「 <u>公理的正當性</u> 」。
附註	經檢討後，審稿人認為這裡的 axiomatic 意譯的話更適合。由於 axiomatic 有理所當然、絕對正確的意思，因此本段譯文更動為：我們可能稱之為「 <u>不容質疑的正當性</u> 」。

經筆者分析處理英語詞語的理解障礙後，筆者認為，翻譯詞語時，如遇到專有名詞，則應查出該字的特定中譯。但如果非專有名詞的話，則應以「意譯」為主要對策，以意譯來突破原文格局，用符合漢語語法的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之意。再者，有鑑於翻譯時，思緒常受限於英漢辭典的中文解釋，筆者並認為，查閱詞語意義時，應避免使用漢英字典，多查閱英英字典，讓思緒根據英文解釋來掌握中文意義。

第二節 消除結構的確定性

語言表層結構常常是阻斷邏輯思維的屏障，讓譯者無法理解文本，並掌握其義。因此，消解語言的表層結構，往往是達致理解的途徑之一。筆者翻譯《社會認同》時，發現筆者最頭痛的句型有兩種，一是以名詞、不定詞與動名詞為首的句子，二是長句（包括含插入句的句型），以下分類來敘述：

一 以名詞、不定詞與動名詞為首的句子

以名詞為首的句子，如果只有一個單字，多半仍能順著英語句型來翻譯。但

名詞用了很多介係詞（如 of、with、in 等）來修飾時，假如筆者硬跟著其語法來翻譯，往往會產生梗滯不順的譯文。在不定詞與動名詞為首的句子亦然，如果句型裡含有插入句或分詞，則該句也不適合用順譯法來處理。筆者處理這些句型時，多半採取轉換主詞的方式，在原文或深層概念中，選一個適當的名詞概念作為譯句的主詞，以代替原句。

從表層結構找出以人為主的主詞

原文	Nonconformity may come most easily to those whose group membership is secure in the mainstream. (p.120)
對策分析	採倒譯法，將重心倒過來，改為以人為首的主動句型。
譯文	置身主流、地位穩固的成員，最容易有非從眾行為。

原文	<u>Stereotypes of the inhabitantants of either side of an identity boundary demarcate its contours with a particular, albeit illusory, clarity.</u>
對策分析	由於是表達廣泛的現象，因此以「我們」為主詞。
譯文	<u>我們對認同邊界兩方的居民所持的刻板印象</u> ，使得區隔人我時，即使是錯覺，也顯得相當明確。

從句中找出適合的主詞，但句首省略主詞

原文	To identify oneself or one's people in a particular way, is to assume as legitimate, if not as axiomatic, the arbitrariness of <u>one's</u> way of life and social relationship.
對策分析	由於該句是指廣泛的行為，因此句首省略主詞並不影響譯文的通順度。但句中仍找出適當主詞（one→大家）。
譯文	用特定的方式來認定自己或身邊的人，就算說不上理直氣壯， <u>大家</u> 也都認為能武斷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與社會關係是合理的。

找出句中已出現的明確主詞，並調至句首

原文	Having understood that collectivities are more than the sum of their embodied parts, <u>Durkheim</u> , following Comte and Spencer, made an error in adopting an organic analogy – society as a corporeal entity (a ‘living thing’) – in order to understand and communicate this. (p.126)
對策分析	當主詞出現於句中時，應嘗試將主詞還原至句首。
譯文	涂爾幹了解社會集體不只是體現部分的總和，於是延續孔德與史賓塞的思維，採用有機類比，即把社會視為具體存在的實體（一個「活的東西」），來瞭解與傳達社會集體。可惜他的方法錯了。

原文	Being apparently the most suitable <u>person</u> for an organisational position doesn't guarantee your recruitment to it. (p.148)
對策分析	把 person 移至句首。
譯文	有些人看似最能勝任某個組織職位，但不保證一定受聘。

二、長句

根據劉宓慶於《英漢翻譯訓練手冊》的論點，英語句子之所以能很長很長，是因為英語中的後置修飾語、分詞結構與插入句等，讓句子呈擴張型，變得瑣碎複雜（1998：285）。筆者分析長句的理解障礙時，將長句分為兩類。一種是「句構單純的長句」，在這類型的句子裡，儘管有修飾語、分詞或插入句，只要找出該句的主要動詞，即能順水推舟地掌握其主要意義，而且譯成漢語時，多半順著英語句式翻譯即可（即順譯法）。另一種則是「句構複雜的長句」，筆者往往得先推斷句子思維邏輯的發展形式，才得以明白其義，且翻譯時也必須調整語序及句式，才能符合漢語的表達邏輯。

此外，插入句與分詞的處理技巧，亦是筆者評析《社會認同》之理解障礙時的重點，但避免分類過於瑣碎，因此併入長句一起探討。筆者之所以認為插入句

與分詞值得探討，是因這兩者在英語與漢語的使用習慣並不同。以插入句而言，英語的插入句是表現行文的起伏、輕重與節奏感；但在漢語中，除非不得已，否則不會使用插入句。因為漢語重氣勢連貫，如果插入句使用不當的話，會造成行文的破碎、突兀與翻譯腔（劉宓慶，1998：265）。至於分詞的部分，分詞在英語中用得很活，可表示行為的方式、時間、原因、背景、條件等，由於修飾作用過於廣泛，反而常讓譯者難以確切掌握其修飾之處（ibid 1998：143）。

1. 句構單純的長句

句構單純的長句，只要找出主要動詞，即能掌握句子的要意，並順著原文句型翻譯（即順譯法）。筆者以下面幾個例子，來說明筆者之論點：

原文	This is perhaps a little over-simple, but using the same word for the abstractly institutional and the concretely individual encourages an appreciation of the interpenetration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llective. (p.136)
對策分析	該句以逗點分為前後兩句，前句結構簡單，後句則較繁瑣。但找出後句的主要動詞，即 encourage 後，則可掌握後句的主要結構為...using the same word encourages an appreciation...，再從這個結構去理解整個句子。
譯文	這樣講也許過於簡化，但是用同一個字來形容抽象制度與具體個體， <u>有助於</u> 了解個體與集體間的相互滲透。

原文	Furthermore, since the degree to which social identity is organized is likely to be a function of social complexity – scale and institutional heterogeneity – there is also something to be said in this respect about modernity and social identity. (p.138)
----	--

對策分析	雖然有插入句，但整個句子結構單純，很好拆解。只要找出這一大段的主要動詞 is，即能掌握整句的理解方向。 插入句的部分以括弧處理，作為補充說明。
譯文	此外，由於社會認同的發展程度可能是社會複雜性的作用（也就是規模與制度化的異質性），在這方面而言，就必須討論現代性跟社會認同的關係

原文	Strong pressures encouraging conformity – with penalties attaching to deviance – may oppress most those whose membership or social identity is insecure.
對策分析	將插入句緊鄰前句，並以包孕法的方式（譯成形容詞），來修飾 strong pressures.
譯文	鼓勵一致性並懲罰偏差行為的強大壓力， <u>可能對那些成員情感或社會認同仍不夠穩定的人造成壓迫</u> 。

2. 句構複雜的長句

當句子的結構複雜、層次疊出，亦或後置修飾語過多時，常讓筆者一時間眼花撩亂，不知該從何理解。劉宓慶在《文體與翻譯》中提出六種常見的英語長句譯法，即包孕¹³、切斷¹⁴、倒置¹⁵、拆離¹⁶、插入¹⁷及重組¹⁸等。筆者處理句構較複雜的長句時，根據劉宓慶建議的六種技巧來理解與處理，以下是筆者的應用：

(1) 包孕法

由於修飾詞前置是漢語的正常語序，包孕法即是將英語的後置修飾成分（包

¹³ 劉宓慶，《文體與翻譯》，臺北：書林，1998，頁 182。

¹⁴ 劉宓慶，《文體與翻譯》，臺北：書林，1998，頁 184。

¹⁵ 劉宓慶，《文體與翻譯》，臺北：書林，1998，頁 196。

¹⁶ 劉宓慶，《文體與翻譯》，臺北：書林，1998，頁 201。

¹⁷ 劉宓慶，《文體與翻譯》，臺北：書林，1998，頁 210。

¹⁸ 劉宓慶，《文體與翻譯》，臺北：書林，1998，頁 214。

括各種詞組或從句)，放至中心詞（即被修飾成分）之前，茲以下列例句說

明：

	原文	譯文
1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marriage as an institution, <u>rooted in a symbolic universe</u> , is necessarily weakening. (p.131)	但這並非意謂， <u>深植在象徵宇宙裡的婚姻制度</u> 必然開始式微。
2	And it is, of course, precisely <u>the ambiguity of boundaries which underlines Barth's understanding of them</u> – and of identities – as fluid and permeable. (p.123)	當然， <u>凸顯巴斯對這個議題（和認同）之瞭解的邊界模糊地帶</u> ，的確會變動，而且具滲透力。

(2) 切斷法

切斷法即是將長句「化整為零」。其優點有二，一、基本上能保留英語語序，

順譯全句。二、能順應長短句相替、層次清晰的漢語句法：

	原文	譯文
1	Our ideal typifications of ourselves and others allow us to proceed in our everyday lives without fretting perpetually about what other people are going to do. (p.125)	我們對自己與他人的理想典型，讓我們不必每天苦惱於揣測他人行為，而能如常度日。
2.	This is perhaps a little over-simple, but using the same word for the abstractly institutional and the concretely individual encourages an appreciation of the interpenetration of	這樣講也許過於簡化，但是用相同說法來形容抽象制度與具體個體，有助於了解個體與集體間的相互滲透。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llective. (p.136)	
3	That it is more routine today reflects a gradual recognition within the discipline of the need to acknowledge social action, practice and subjectivity. (p.96)	這一點現在越來越常見，正反映了學術界逐漸肯定了有必要承認社會行為、實踐與主體性的存在。
4.	It may actually be fundamental: <u>identity – as a definitively social construct – can never be essential or primordial</u> , so it has to be made to seem so. (p.146)	這其實也是最基本的： <u>認同既然絕對是社會建構，就不可能是本質的或原始的</u> ，所以必須看起來像是與生俱來。 說明： 插入句有時可緊鄰前句，而原來句子則以切斷法處理，讓文意通順。

(3) 倒置法

主要是指句子的前後調換問題。原則是讓譯文符合漢語論理敘事的邏輯，使

譯文恰恰是將原句的意思倒著說：

	原文	譯文
1	It is a cumulative social construction which occurs when people who are identified as, say, Laputans interact with others who are identified differently, in any context or setting in which being Laputans matters. (p.127) (現象→舉例)	以杞人憂天的勒普泰人為例，在任何與拉比達相關的脈絡或情境下，拉比達人與身份不同的人之間的互動，便會出現這種逐漸累積的社會建構。（舉例→現象）
2.	Nonconformity may come most easily to those whose group membership is	置身主流、地位穩固的成員，最容易有非從眾行為。

	secure in the mainstream. (p.120) (行為→成員類別)	(成員類別→行為)
3	Social identity is the constitution in <u>social practice of the intermingling, and inseparable, themes of human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u> (p.90)	人類行為的異同是社會實踐中相互融合而密不可分的主題，社會認同便建構於斯。 說明： 畫線的句子調至句首。
4.	Organized collective identity is endowed, via collective ritual and ‘communitas’, with personal authenticity and experiential profundity. (p.146) (結果→方法)	經由集體儀式與「社群」，加上個人的可靠性與切身體驗，集體認同才會較有系統。 (方法→結果)

(4) 拆離法

將長句中的某些成分（句子、詞組或詞），從句子主幹中拆開，另行處理，以利句子的整體安排。尤其在英語長句中，如果很難用切斷法順譯，也很難包孕在句中的話，可試著將之置於句首或句尾：

	原文	譯文
1	One of the most lucid accounts of those processes, <u>rooted in the ideas of Schutz (see Shutz and Luckmann 1973)</u> , comes from Peter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 in their classic, <i>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i> (1967:70ff).	最能詳盡描述這些歷程的論點，可見於柏格(Peter Berger)與拉克曼(Thomas Luckmann)的經典著作《現實的社會構造》(<i>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i> 1967 : 70ff.)，該論點亦深植在舒茲的思想裡（請看 <u>Schutz and Luckmann 1973</u> ）。

		<p>說明： 拆離分詞子句，置於句尾。</p>
2.	<p>This might also diminish the scope for confusion between the Weberian notion of status –<u>that dimension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which relates to social honour or social standing, judged according to a range of ascribed or achieved criteria</u> – and status as abstract institutionalized identification. (p.136)</p>	<p>這也許能減少韋伯談地位概念時，與談抽象的制度化認同之地位時的混淆不清。韋伯談的地位概念，<u>根據一連串的先賦範疇或成就範疇來評斷，是指社會階層的面向，與社會名望或社會地位有關。</u></p> <p>說明： 拆離插入句，置於句尾。</p>
3	<p>Having understood that collectivities are more than the sum of their embodied parts, Durkheim, following Comte and Spencer, <u>made an error in adopting an organic analogy – society as a corporeal entity (a ‘living thing’) – in order to understand and communicate this.</u> (p.126)</p>	<p>涂爾幹了解社會集體不只是體現部分的總和，於是延續孔德與史賓塞的思維，採用有機類比，即把社會視為具體存在的實體（一個「活的東西」），來瞭解與傳達社會集體。<u>可惜他的方法錯了。</u></p> <p>說明： 拆離詞組，另起一句。</p>
4.	<p>At its most comprehensive, ascriptive exclusion can <u>plumb the depths</u> reached by various regimes of slavery, by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during the period of apartheid, or by the racialised state created in Nazi Germany. (p.147)</p>	<p>更全面的，先賦排他性可由各式各樣奴役人民之政權，如南非共和國在<u>種族隔離</u>時期的狀況，與德國納粹建立的種族分化國家，<u>而得到驗證。</u></p>

(5) 插入法

利用破折號、刮號或前後逗號，將插入句或分詞順著原文句型翻譯，其優點

是可以適當保持原文風貌：

	原文	譯文
1	As earlier chapters have argues, <u>consensus – whether normative or cognitive – is either necessary or likely.</u> (p.130)	我們在上一章談過，共識（無論是 <u>規範的或認知的</u> ）要不就是有必要的，要不就是可能形成的。
2.	The centrality to Berger’s and Luckmanns’ model of cognition – symbolization and knowledge – is also problematic. (p.131)	柏格與拉克曼提出的認知模式核心， <u>也就是象徵化與知識</u> ，也有問題。
3	Where a range of constituencies each constructs the world from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 <u>which is likely, no matter how ‘simple’ or ‘complex’ the society in question –</u> then the institutional order will be more fragmented or limited in scope; legitimization is more problematic in the presence of alternatives. (p.129)	各式各樣的擁護者以不同觀點來建構世界（ <u>無論其討論的社會多「簡單」或「複雜」</u> ），讓制度秩序變得更零碎、或涉及範圍更有限，且當其他可行方法出現時，正當化這個議題就變得更棘手。

(6) 重組法

譯文基本上脫離了原文的層次與結構安排，將英語原意完全弄懂後，按漢語敘事論理的習慣重組句子。採重組法的好處是，由於徹底擺脫了原文語序和句子形式之約束，因此較容易譯出行文流暢的漢語。

	原文	譯文
1	②Group membership, ①for example, ③demands, ⑥ as a practical accomplishment, ④some behaviour	譬如說，群體成員情感需要一些行為上的一致性，也就是個體成員的行為或多或少得與其他成員有類同

	conformity: ⑤some consistent similarity in what individual members do. (p.123)	性，以期做為群體成員情感的實際成果。 說明： 翻譯順序為① →②...⑥。分詞挪到最後再翻。
2.	②When it first appeared, ① <i>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i> ④offered a ⑤welcome ④corrective ③to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s emphasis upon normative integration and values. (p.131)	《現實的社會構造》最初問世時，針對規範整合與價值的結構功能學派提出匡正，而頗受好評。 說明： 將書名調到句首，讓句子重心往前移。
3	①This might also diminish the scope for confusion between the Weberian notion of status – ③that dimension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which relates to social honour or social standing, ②judged according to a range of ascribed or achieved criteria – ①and status as abstract institutionalized identification. (p.136)	這也許能減少韋伯談地位概念時，與談抽象的制度化認同之地位時的混淆不清。韋伯談的地位概念，根據一連串的先賦範疇或成就範疇來評斷，是指社會階層的面向，與社會名望或社會地位有關。 說明： 翻譯順序為①主句 →②插入句裡的分詞 →③插入句
4	There is a <u>division of labour</u> in the specification of the specialized tasks and functions performed by individual members. (p.137)	每個成員都有專屬的任務與作用，彼此 <u>各有所司</u> 。 說明： 以原文形式譯成中文的話，會非常拗口，因此筆者理解原文後，打破原文句構，依照原文之意，以漢語方式來表達。

(7) 綜合法

長句結構較複雜時，往往需要兩種以上的翻譯技巧才能處理得宜。由此可知，譯者不僅要熟練上述的六種技巧，並需融會貫通，才能有效提升譯者在理解與表達上的功力：

	運用技巧	原文	譯文
1	重組法 拆離法	①Criticism notwithstanding, ③Berger's and Luckmann's account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offers a plausible and straightforward model of ② <u>how it happens</u> , ④which allows us to think about institutions that are flexible, fluid and loosely specified, ⑤as well as about those that are formally constituted. (p.133)	儘管伯格和拉克曼的論點引來批評， <u>但是當我們探討制度如何建立時</u> ，伯格與拉克曼對制度化的描述，提供一套比較直接，說得通的模式，使我們可以把制度視為有彈性、會改變且定義鬆散的，同時又能視之為結構嚴謹的。 說明： ①②③...表示翻譯順序 畫線部分以拆離法處理
2	倒置法 包孕法	It is a cumulative social construction which occurs when people who are identified as, say, Laputans interact with others who are identified differently, <u>in any context or setting in which being Laputans matters</u> . (p.127)	以杞人憂天的勒普泰人為例，在任何與勒普泰相關的脈絡或情境下，勒普泰人與身份不同的人之間的互動，便會出現這種逐漸累積的社會建構。 說明： 畫線部分以包孕法處理
3.	倒置法 包孕法	<u>Organizations create</u> , in fact, <u>the possibility</u> of social identities which are not, at any particular point in time, embodied (whether individually or collectively). (p.137)	事實上， <u>組織為</u> 尚未體現（無論在哪個時間點）的社會認同（無論個體或集體的） <u>創造了</u> 體現的可能性。 說明：

			畫線部分以倒置法處理
4	順譯法 包孕法 插入法	Schutz also seems to allude to it in his definition of a ‘personal ideal type’ – <u>a model or typification of a particular kind of person and of what it is plausible to expect of them</u> – as by definition one who acts in such and such a way. (p.119)	舒茲在定義「個人理想類型時」， <u>即某種人的模型或類型化</u> ，以及該種人可能展現的行為 <u>為模型或類型化</u> ，似乎把這點視為是就定義而言，一個人會有哪些行為模式。 說明： 畫線部分以插入及包孕法處理。
5	拆離法 倒置法	It is no surprise that the middle class(es) – <u>often in upwardly mobile flight from their ‘background’, generally thanks to achievement</u> – appear less keen to affirm publicly the primordially of their identity. (p.146)	中產階級通常比較不熱衷於公開確認其認同的根源，這個現象並不讓人意外， <u>因為中產階級通常會靠成就，努力從他們的「出身背景」往上爬。</u> 說明： 1. 以拆離法將畫線部分調至句尾，做為說明。 2. 畫線部分的前後兩句對調，先講方法，再講目的。
6	切斷法 拆離法 包孕法	And here we can begin to appreciate <u>the importance of the organization of identity</u> for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large-scale patterns of social differenti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p.148)	現在我們開始了解，對於大規模的社會差異和階層生產與再生產， <u>組織認同的角色非常重要。</u> 說明： 畫線部分移至句尾。

總而言之，翻譯長句是一種難度較高的綜合技能，亦是種藝術¹⁹。筆者為了克服自身對長句的理解障礙，從理解與表達兩方面來著手。在理解原文上，筆者著重於分析，由大至小、將長句化整為零；在譯文表達上，則藉由對原文的分析，綜合前述的多種譯法，以符合漢語邏輯與層次的譯文來表達原文之意。但最重要的是，不可急躁，務必靜下心，沈著以對。

第三節 透察意義的意向性

譯者對於原文意義與意向的理解深度，與其表達能力是成正比的²⁰。意向是意義具有某種動勢或傾向性，因而決定了作者的表達方式，有時也可能只是隱含在文句裡，其意向既不外顯，而是隱含其中（劉宓慶，2000：448）。以下是筆者譯《社會認同》時的經驗：

原文	Knowledge about society is thus <u>a realization</u> in the double sense of <u>the word</u> , in the sense of apprehending the objectivated social reality, and in the sense of ongoingly producing this reality. (p.129)
譯文	因此，探討社會的知識， <u>既是理解，也是實現</u> ，必須去了解實際存在的社會現實，以及持續製造這個現實。

作者以隱含的方式來表達 realization 的兩種解釋，並與後面的 apprehending 與 producing 相呼應。如果按英語句型來翻的話，未必能將作者之意表達清楚，因此筆者根據作者之意，將畫線部分譯為「既是理解，也是實現」。

¹⁹ 劉宓慶，《文體與翻譯》，臺北：書林，1998，頁 182

²⁰ 劉宓慶，《文體與翻譯》，臺北：書林，1998，頁 179—181

第四節 充分發揮主體的應變功能

主體的「心智狀態」與對文本的理解關係極為密切。所謂的「心智狀態」，是指理解能力，亦指心理調節功能。劉宓慶認為，準確理解的條件，應包括心理調節中的特徵微調，即譯者能根據作者的心理特徵，作出與之契合的自我反應。

根據筆者的了解，《社會認同》是一本大專院校的教科書，屬於論述文體，作者的論點客觀，個人色彩並不強烈。此外，由於本書的設定讀者為大專院校學生，原文用字遣詞並不艱澀，讀起來通順易懂。

綜合作者的文風與論述觀點，筆者翻譯時，亦以淺顯通順的譯文為翻譯目標，用字遣詞上則著重於成語的運用，來表達譯文的莊重感。

	原文	譯文
1	It may, therefore, <u>be no coincidence</u> that, according to Douglas, anomaly and ambiguity are likely to attract a symbolic load. (p.123)	因此，根據道格拉斯的說法，反常與曖昧可能產生許多象徵， <u>其來自</u> 直譯：這並非巧合
2	Ambiguity or anomaly, uncertainty about <u>which way to jump or what to do</u> , are characteristic of boundaries and borders... (p.123)	曖昧或反常是種不知該何去何從的不確定感，且都是界線或邊界的特徵... 直譯：該往何處跳或該怎麼辦
3	For individuals on the collective margins, the price of admission may	對位於集體邊緣的個體來說，取得認可的代價可能是承認自己 <u>妾身</u>

	be some subordination of <u>their own ambiguity</u> , submission to the minor tyranny of the predictability demanded by others.	未明，屈服在別人硬是要求他們遵守的規範。 直譯：自身的曖昧
4	Since we don't have to think and decide about every little aspect of our daily lives, space for ' <u>deliberation and innovation</u> ' is opened up; there is no need for <u>every situation to be perpetually encountered</u> and defined anew. (p.128)	由於我們不必思考或決定日常生活的每件瑣事，所以能騰出「 <u>深思熟慮與求新求變</u> 」的空間。我們毋須 <u>事必躬親</u> ，也不用重新定義每件事。
5	The same story, as to speak, <u>must be told to all children</u> . (p.129)	也就是說，故事必須 <u>代代相傳</u> 。 直譯：告訴所有小孩
6	Legitimation <u>is bound up with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symbolic universes'</u> ...(p.129)	正當性與象徵宇宙的生產與再生產 <u>息息相關</u> ... 直譯：有關
7	...Berger's and Luckmann's conception of the symbolic universe is perhaps a little <u>grandiose</u> . (p.130)	...柏格跟拉克曼對象徵宇宙的概念也許有點 <u>華而不實</u>
8	A kind of <u>back-door</u> functionalism, consensus in the final instance, lurks in the 'totality' of it all. (p.130)	有種暗渡陳倉的實用主義(即最後例子的共識)潛伏在「全體性」中。 直譯：秘密的，不正當的
9	And, inde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1990s, they look somewhat <u>antediluvian</u> ; they are certainly no longer widely used. (p.135)	而且，從九〇年代的觀點來看，這些概念的確有些 <u>不合時宜</u> (直譯：過時)，也不再受到廣泛使用。

綜合上述例子，大致可看出，四字格類的定式成語在漢語中相當普遍。將原文譯為漢語成語時，如語言形式無法對應的話，應求神似，使漢語能達意傳神²¹。

第五節 充分發揮文本的意指功能

劉宓慶認為，依照舊的文本觀，作品只是作者的產兒，作者對其產兒有無上的權力，換言之，作品不能有「非作者」的任何烙印。如果譯者或讀者發現了這「非作者」的烙印，該發現者的認知能力會被認為「出了毛病」。但新的文本觀則認為，文本從作者完成之日，便脫離與作者的關係，也就是說，文本會隨著讀者的理解，出現各式各樣的解釋，而非作者所能左右²²。

這項對策的論點，更印證了筆者之前在詞語、結構上的處理，亦即，在翻譯時的理解重心，不應過份拘泥於原文形式，而是破除原文的表層形式，深入理解文句的深層涵義。唯有如此，才能克服英漢語的句構差異，譯出道地通順的作品。

以下是筆者琢磨許久的例子與分析：

原文	However, as discussed above, the model of ultimate cognitive integration with which Berger and Luckmann replaced it had many of the same problems. (p.131)
依原文句型翻譯的譯文（譯1）	然而，就如上述的討論，柏格與拉克曼取而代之的終極認知模式，也有很多相同的問題。

²¹ 可參考劉宓慶，《文體與翻譯》，臺北：書林，1998，頁 524—528。

²² 關於舊文本觀與新文本觀之對比，請參閱《翻譯與語言哲學》第七章。劉宓慶，《翻譯與語言哲學》，臺北：書林，2000，頁 402—420。

參照上下文後，添字說明的譯文（譯2）	然而，就如上述的討論，柏格與拉克曼用 <u>象徵化與知識的終極認知模式</u> ，來取代 <u>規範整合與價值的認知模式</u> ，也有很多相同的問題。
--------------------	--

譯2的畫線部分，在原句裡均未出現。原文中，“...replaced it”的it到底意指為何，如果筆者扣著原文句型來翻，其實也能翻成符合中文語法的譯文（如譯1），但可能讓讀者不知所云，不如修改過的譯文來得清楚。因此筆者斟酌前文所言後，添加了幾個字，讓譯文清楚易懂。以下列出該段全文，斜線粗體的部分為筆者參考之處：

（全文）

The centrality to Berger’s and Luckmanns’ model of cognition – *symbolization and knowledge* – is also problematic. When it first appeare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offered a welcome corrective to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s emphasis upon *normative integration and values*. However, as discussed above, the model of ultimate cognitive integration with which Berger and Luckmann replaced it had many of the same problems. (p.131)

除了上述例句外，筆者以下面幾個例子，說明筆者翻譯時，如何運用劉宓慶的第五項對策：

	原文	譯文
1	We have to be made to feel ‘we’. (p.146)	我們需要經過若干行為，才能感覺「我們」是一體的。
2	Individual diversity finds a place within symbolized unity. (p.147)	形形色色的個體在 <u>象徵團結一體的集體</u> 裡，找到自己的定位。

		<p>說明： 根據上下文，添入畫線部分，讓文意更清楚。</p>
3	<p>There may be no straightforward equivalence, but there is a modern discourse which emphasizes opportunity, achievement and access, particular with respect to economic activity and benefits. (p.148)</p>	<p>我們可能找不到直接的對等關係，但機會、成就與取得途徑的現代論述，<u>有助於釐清兩者的糾葛</u>，尤其涉及經濟活動與利益時。</p> <p>說明： 翻譯技巧同例句 2</p>